新元史/卷2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七 ◄

新元史
卷二百八 列傳第一百五

► 卷二百九

张起岩 许有壬 宋本〈弟 褧〉 王结 仇浚 王思诚

张起岩 许有壬 宋本〈弟 褧〉 王结 仇浚 王思诚

张起岩，字梦臣，其先章邱人，徙家济南，高祖迪，迪子福，附见《张荣传》。起岩，福曾孙也。祖铎，东昌领事推官。父范，四川行省儒学提举。

起岩弱冠，以按察司举为福山县学教谕。值县官捕蝗，摄县事，听断明允，民颂之。登延祐二年进士第一，除同知登州事，特旨改集贤修撰。转国子博士，累迁翰林待制，兼国史院编修官。丁内艰。

服除，选为监察御史。中书参知政杨廷玉以墨败，台臣奉敕就省中逮之下吏，丞相倒剌沙疾其摧辱同列，诬台臣罔上，欲置之重辟。起岩抗章论曰：“台臣按劾百官，论列朝政，职使然也。今以奉职获戾，风纪解体，忠良寒心，非盛世之事，且世皇建台阁，广言路，维持治体。陛下即位诏旨，动法祖宗。今台臣坐谴，何认法祖耶？”章三下，不报。起岩廷争愈急，帝感悟，事始科释，犹皆坐免官。

迁中书右司员外郎，进右司郎中，兼经筵官，拜太子左赞善。丁外艰，服除，改燕王府司马，拜礼部尚书。文宗亲郊，起岩充大礼使，导引从容，帝嘉之，则赍优渥。转参议中书省事。宁宗崩，有妄男子上变，言部使者谋不轨。按问皆虚，法司谓唐律告叛

者不坐。起岩谓同列曰：“今嗣君未立，人情危疑，不亟诛此人以杜奸谋，恐妨大计。”趣有司具狱。省臣列坐铨选，起岩荐一士可用，丞相燕帖木儿不悦，起岩即摄衣而起。燕帖木儿以为忤己，左迁翰林侍讲学士、知制诰兼修国史。预纂三朝《实录》，加同知经筵事。

御史台奏除浙西廉访使，不允。己而擢陕西行台侍御史，将行，留为侍讲学士。拜江西行台侍御史，召入中台为侍御史。转燕南道廉访使，搏击豪强，不少容贷。升江贡行台御史中丞，拜翰林学士承旨，知制诰兼修国史、知经筵事。右丞相别怯儿不花为台臣所纠去位，未几，再入相，讽翰林官言台劾之非，起岩执不可，闻者壮之。俄拜御史中丞，论事剴直，无所顾忌，与同僚多不合。

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复命入翰林为承旨，充总裁官。积阶至荣禄大夫，年始六十有五，上疏乞骸骨以归。后四年卒，谥文穆。

起岩面如紫玉，美髯方颐，眉目清扬，望而知为雅量君子。及临政决议，意所背向，屹然不可回夺，廷臣惮之，名闻四裔。安南使者致其世子之辞，必候起岩起居。起岩博学能文，善篆隶。有《华峰漫稿》、《华峰类藁》、《金陵集》行于世。

许有壬，字可用。其先世居颍州，后徙汤阳。父熙载，会福院照磨。

有壬幼颖悟，读书一目五行，尝阅衡州净居院碑，一览辄能背诵。年二十，畅师文荐入翰林，不报，授开宁路学正。迁教授，未上，辟山北道廉访司书吏。擢延祐二年进士第，授同知辽州事。会周王举兵，关中大乱，邻州听民出避。有壬犹闭城门，率民失固守，一州晏然。有追逮，不用胥隶，惟令执里役者呼之，民安而事集，州大治。六年，除山北道廉访司经历。

至治元年，迁吏部主事。二年，转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。行部广东，以贪墨劾罢廉访副使哈只、蔡衍。至江西，会廉访使苗好谦监焚昏钞，人畏其严，率剔真为伪，有壬覆视之，真物也，遂留其大半，召拜监察御史。

八月，英宗遇弑，贼臣铁失遣使者自上都至，封府库，收百官印。有壬知事急，速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。宁庸谓宫禁事，非外廷所当问，有壬即疏守庸及经历朵尔只班、监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附铁失之罪以俟。十月，铁失伏诛，泰定帝发上都，御史大夫纽

泽先还京师，有壬袖疏上之。及帝至，复上章言：“铁木迭儿之子琐南与闻大逆，乞正典刑，其兄弟勿令出入宫禁。中书平章政事王毅、右丞高昉横罹贬黜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受祸尤惨，皆请雪冤复职。”继上正始十事：一曰辅翼太子，宜先训导；二曰遴选长官，宜先培养；三曰通籍宫桂，宜别贵贱；四曰欲谨兵权，宜罢兼领；五曰武备废弛，宜加修饬；六曰贼臣妻妾，宜禁势官征索，七曰前赦，权以止变，宜再诏以正名；八曰铁木迭儿诸子，宜籍没以惩恶；和曰考验经费，以减民赋；十曰撙节浮蠹，以舒国用。帝多从之。

泰定元年，初立詹事院，选为中议，改中书左司员外郎。京畿饥，有壬请振之，同列让曰：“子言固善，其如亏国帑何：”有壬不听，卒白于丞相，发粮四十万斛以振饥民。国学旧法，积分次弟，贡以出官。执政用监丞张起严议，欲废之，以推择德行为务，有壬折之曰：“积分虽未尽善，然可得博学能文之士。若日惟德行之择，其名固佳，恐皆厚貌深情、专意外饰，则人才益窳不可用。”议久不决。三年六月，迁右司郎中，起岩议遂行，已而复寝。获盗例有赏，论者多疑其伪，有淹四十余年者，群诉于马首。有壬曰：“盗贼方炽，缓急何以使人？但经部覆核者，皆予官。”俄移左司郎中，每遇公议，有壬屡急得失。都事宋本退语人曰：“此贞观，开元间议事也。”明年，丁父忧。

天历三年，擢两淮都转运盐司使。先是，盐法坏，廷议非有壬不能称职，故有命。有壬询究弊端，立法维持，国课遂登。至顺二年二月，召能议中书省事。未几，以丁母忧去。

元统元年，复以参议召，明年，拜治书侍御史，转奎章阁学士院侍书学士，仍治台事。会御史劾福建达鲁花赤完卜，完卜藏御史大夫家，有壬捕而谳之。九月，拜中书参知政事、知经筵事。帝召群臣议上皇太后尊号为太皇太后，有壬曰：“皇上于皇太后，母子也；若加太皇太后，则为孙矣。非礼也。”众弗从，有壬曰：“今制，封赠祖父母，降于父母一等，盖推恩之法，近重而远轻，今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是推而远之，岂所谓尊之邪！”又弗听。

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奏罢进士科，有壬廷争甚苦，不能夺，遂称疾在告。帝强起之，拜侍御史。廷议欲行古劓法，立行枢密院，禁汉人、南人勿学蒙古畏吾儿字书，有壬皆争止之。

后至元初，长芦韩公溥因家藏兵器，兴大狱，株连台省，多以赃败，犹无有壬名，

由是忌者益甚。有壬遂谢病归。至元六年，召入中书，仍为参知政事。

明年改元至正，有壬极论帝当亲祀太庙；母后虚位，徽政院当罢；改元、命相当合为一诏；冗职当沙汰；钱粮当裁节。人皆韪之。转中书左丞。二年，囊加庆善八及孛罗帖木儿献议，开金口导浑河，逾京城，达通州以通漕运。丞相脱脱主之，有壬曰：“浑河之水，湍悍易决，足以为害，又淤浅不能行舟，况地势高下不同，徒劳民费财耳！”不听，后卒如有壬言。

先是，有壬父熙载官长沙，设议学，课诸生。有壬母卒于长沙，旅殡城外，有壬庐墓三年。后诸生即有壬庐墓之地，立东冈书院，旌其孝，且以广熙载教士之泽。南台监察御史木八剌沙，缘睚眦之怨，言书院不当立，并劾有壬及其二弟有仪、有孚。有壬复称病归。

四年，改江浙行省左丞，辞。六年，召为翰林学士，既上，又辞，监察御史累章辩其诬。俄拜浙西道廉访使，未上，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，仍知经筵事。明年夏，授御史中丞，赐白玉束带及御衣一袭。未几，又以病归。

十三年，起为河南行省左丞。十五年，迁集贤大学士。寻改枢密副使，复拜中书左丞。有僧自高邮来，言张士诚乞降，众幸事且成，皆大喜，有壬独疑其妄，呼僧诸之，果语塞不能对。转集贤大学士，兼太子左谕德，阶至光禄大夫。有壬前朝旧德，太子颇敬礼之。一日，入见，方臂鹰为乐，遽呼左右屏去。

十七年，以老病乞致任。久之，始得请，给俸赐以终其身。二十四的卒，年七十八。赠推诚守正昭德佐理劝臣，银青光禄大夫、中书平章政事、上柱国，追封鲁郡公，谥文忠，著有《至正集》八十一卷。

有壬历事七朝，垂五十年，遇国家大事，无不尽言。当权臣恣睢时，稍忤意，辄诛窜随之，有壬不为巧避，事有不便，明辩力诤，不知有死生利害，君子多之。

初，有壬举进士，知贡举、平章政事李孟，读卷官参知政事赵世延，集贤学士赵孟頫，第有壬高下未定。世延曰：“观此策，异日必为名臣，请置第二甲。”孟不许，世延辩论不已。孟頫立请曰：宋东南一隅，一科取数百人。以国家疆哉之广，正七品多取一人，不为滥也。孟乃从之。后有壬卒为名臣，世以赵世延为知人云。

宋本，字诚夫，大兴人。自幼警拔，异群儿。至治元年，延策天下士，本为第一，赐进士及第，授翰林修撰。

泰定元年春，除监察御史，首言：“逆贼铁失等虽伏诛，其党枢密副使阿散躬为弒逆，以告变得不死，乞早正天罚。盗窃仁宗庙主，本言：民间失盗，捕违期不获犹治罪，太常及应捕官皆当罢斥。又言：“中书宰执日趋禁中，兼旬不至中书，机务壅滞，乞戒伤臣僚，非入宿卫日，必诣本署治事。”又言：“司空、太尉之职滥假僧徒，及会礼、殊祥二院并辱名爵，请罢之。”皆不报。

调国子监丞，夏，风烈地震，诏集百僚议弭灾之法。时宿卫士自北来者，在桓州藉劫杀人，既逮捕，丞相旭迈杰奏释之。蒙古千户夺民朱甲妻女，甲诉于中书，旭迈杰庇不问。本抗言：“铁失余党未诛，仁宗庙主盗未得，桓州盗未治，朱甲冤未申，刑政失度，民愤天怨，灾异之见，职此之由。”词气激奋，众皆耸听焉。冬，迁兵部员外郎。二年，转中书左司都事。故将李庭之子尝假兵部尚书，从诸王征郁林州瑶，中道纳妾，逗留不进，兵败归。枢密副使卜邻吉台言：“李平瑶有功，当迁官。”本曰：“李纳妾逗留，宜置诸法，况迁官耶！”卜邻吉台色沮，不敢复言。

旭迈杰卒，左丞相倒剌沙当国，与平章乌伯都剌，皆西域人，西域贾人以其地宝石名　阑者来献，估钜万，未酬其直，又官吏为御史劾罢者，多出其门下，求复官。三年冬，乌伯都剌自禁中至政事堂，以星孛地震赦天下，命中书酬累朝献物之直，擢用为御史所劾罢者，使左司员外郎以诏稿示本，本曰：“献物直未酬，有司细故，载于王言，贻笑天下。司宪衋有罪者官，世祖法令，上即位，累诏法世祖，若擢用之，是反汗前言，后再有奸赃，将治之耶？抑置不问耶？”宰执闻本言，相视叹息罢去。明日，宣诏，本称疾不出。

四年春，迁礼部郎中。天历地年冬，擢吏部侍郎，二年，改礼部。是年，文宗开奎章阁，置艺文监检校书籍，本迁大监。至顺元年，进奎章阁学士院供奉学士。二年冬，出为河西道廉访副使，未行，擢礼部尚书。三年冬，宁宗崩，惠宗未至，皇太后在兴圣宫，正旦，议循故事行朝贺礼。本言：“宜主表兴圣宫，罢朝贺。”从鼏而从之。元统元年，兼经筵官。二年夏，转集贤直学士，兼国子祭酒，兼经筵如故。是年冬十月，卒，年五十四，赠翰林直学士、范阳郡侯，谥正献。

本性高抗不屈，持论坚正，不可干以私，尤以扶植文学自任。知贡举，取进士满百人额，为读卷官，增第一甲为三人，及卒。执绋者至三千人，皆门生、故吏及国子诸生，时论荣之。著有《至治集》四十卷，弟褧。

褧，字显夫，文学与本齐名，人称之曰二宋。延祐中，从本至京师，清河元明善、济南张养浩、东平蔡文渊、王士熙争荐之，登泰定元年进士第，授秘书监校书郎。安南遣使入贡，选充馆伴使。使者以金为赆，褧却之。改翰林国史院编修、詹事府照磨。寻辟御史台掾，辞。转大禧宗正院照磨，迁翰林修撰。

至元三年，擢监察御史。时灾异洊至，褧上言：“一岁之内日月簿蚀、星文垂象，正月元日千步廊火，六月河朔大水，八月京师地震，毁宗庙，震惊神灵，皆朝政未修，民瘼未愈所致。宜集廷臣，讲求弭灾之法。”从之。

出佥山南道廉访使事。宜城民急刈麦，共殴田主死，赂县尹，使一人承之。褧廉知其事，坐尹及共殴者。安陆寡妇有罪自刎，诬夫兄杀之。已诬服。褧发墓验之，寡妇尚绳击其颈，夫兄之冤始雪。制获盗五人得官，应山民被劫，巡徼执五人坐之。褧疑而讯之，皆良民，乃释之，坐巡徼者罪，众服其明允。改陕西行台都事，旋召为翰林待制，迁国子监司业。与修辽、金、宋三史。拜翰林直学士，寻兼经筵讲官。卒，年五十三，赠国子祭酒、范阳郡候，谥文靖。著《燕石集》十五卷。

王结，字仪伯，易州定兴人。祖逖勤，以质子从太祖西征，娶阿鲁浑氏，自西域徙家中山。父德信，陕西千台监察御史，与台臣议不合，即弃官归。不复出。

结生而聪颖，读书数行俱下，从名儒董朴受经。廉访使王仁见之，曰：“公辅器也。”

年二十余，游京师，上执政书，陈时政八事，曰：“立经筵以养君德，行仁政以结民心，育英材以备贡举，择守令以正铨铨衡，敬贤士以厉名节，革冗官以正职制，辨章程以定民志，务农桑以厚民生。宰相不能尽用。

时仁宗在潜邸，或荐结充宿卫，乃集历代君臣行事善恶可为鉴戒者，日陈于前。武宗即位，仁宗为皇太子，置东宫官属，以结为典牧太监，阶太中大夫。近侍以俳优进，结言：“昔唐庄宗好此，卒致祸败。殿下方育德春宫，视听宜谨。”仁宗嘉纳之。

仁宗即位，迁集贤直学士，出为顺德路总管。属邑钜鹿、沙河有唐魏征、宋璟墓，乃祠二人于学，以风励学者。迁扬州路，又迁宁国路，以从弟绅佥江东廉访司事，辞不赴。改东昌路。会通河堤遏旧黄河下流，夏月潦不，坏民田，结疏为斗门，以泄之，民获耕作之利。

至治二年，参议中书省事。时拜住为丞相，结言：“为相之道，当正己以正君，正君以正天下。除恶不可犹豫，犹豫恐生它变。服用不可奢僭，奢僭则害及身家。”拜住是其言，未几，除吏部尚书，荐名士宋本、韩镛等十余人。

泰定元年春，廷试进士，以结充读卷官。迁集贤侍读学士、中奉大夫。会有日食、地震、烈风之异，结昌言于朝曰：“今朝廷君子、小人混淆，刑政不明，官赏太滥，故阴阳错谬，咎征荐臻，宜修政事以弭天变。”是岁，诏结知经筵，扈从上都，结援引古训证时政之失，异帝有所感悟。中宫闻之，亦召结等进讲，结以故事辞。明年，除浙西道廉访使，中途以疾还。岁余，拜辽阳行省参知政事。辽东大水，结请于朝，发粟数万石以赈饥民，召拜刑部尚书。

文宗即位，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，改同知储庆司事。二年，拜中书参知政事，入谢光天殿，以亲老辞。帝曰：“忠孝能两全乎？”是时，明宗未至，文宗以皇太子奉迎，近侍有求除拜赏赍者，结曰：“俟天子至议之。”四川行省平章囊家歹拒命，廷议发兵讨之，结曰：“蜀远，恐不知朝廷近事，可遣使谕之，如不从，讨之未晚。”后囊家歹果来朝，近侍争求籍没妻孥资产，结复论之。近侍怒，谮诋日甚。遂罢政，改集贤侍读学士。丁内艰，不起。

元统元年，复除浙西道廉访使，未行，召拜翰林学士、资善大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，与张起岩、欧阳玄修泰定、天历两朝《实录》。拜中书左丞，中宫命僧尼于慈福殿作佛事，已而殿灾，结言：“僧尼亵渎，当罪之。左丞相撒敦疾革，家人请释重囚禳之，结极陈其不可，先时有罪者，北人则徒广海，南人则徒辽东，去家万里，往往道死，结请更其法，移乡者止千里外，改过听还其乡，著为令，职官坐罪者，多从重科，结曰：“古者刑不上大夫，今贪墨虽多，然士之廉耻不可以不养也。”时论称春得体，后至元元年，以疾罢为翰林学士。二年正月卒，年六十有二。

结立言制行，皆法古人。张珪曰：“王结非圣贤之书不读，非仁义之言不谈。”识

者以为名言，晚邃于《易》，著《易说》一卷，临川吴澄读而善之。四年五月，诏赠资政大夫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、护军，追封太原郡公，谥文忠。有诗文集十五卷，行于世。子敏修，社稷署丞。

仇浚，字公哲，大都大兴人。

父谔，字彦中，以布衣谒安西五，王善其占对，命给事左右，授武备院库使。至元十五年，擢知威州。民张氏兄弟争财，吏受赇，事久不决，谔召谕之曰：“兄弟与吏，孰亲？”曰：“兄弟亲。”谔曰：“谒兄弟之财以赂吏，可谓智乎？”张氏兄弟感悟，俱叩头谢罪。累迁福建闽海道副使，行省议采银征赋，闽无银，矿民买银纳之。谔劾行省欺罔，罢其役，民大悦。后卒于官，年五十一。

浚早孤，从舅氏户部尚书郝彬还京师。武宗即位，太保曲枢引见便殿，命侍仁宗说书，至大二年，授资国院照磨，转集贤院掾。延祐中，累迁中书左司掾。至治元年，擢太庙署丞。英宗新享太室，浚进退甚称上意，改礼部主事。

泰定元年，拜监察御史。先是他御史劾参知政事杨廷玉赃罪，宰相倒剌沙庇之，奏命台省宗正府杂治。浚曰：“御史台职纠劾，今宰相欲变乱祖宗成法，不可。誓以死请。”竟从台鞫，廷玉杖免。二年，河决，百生流殍，又地震、蝗旱，浚与同列上封事，谓：“地宜静今动，由宰相失于调燮。又兵亦阴象，或军政不修所致。”章三上，不报，又劾御史大夫秃忽鲁奸忽不忠，曲庇杨廷玉，自隳纪纲，不胜重任，移文上都及行台御史，事闻，诏罢秃忽鲁，执政滋不悦，激帝怒，逮捕治书侍御史二人，系诏狱置对。众惧祸不测，浚泰然自若。久之，事得释，置浚等不问。浚又劾也先帖木儿在枢密院受赇，不当知筵事；经太子詹事辅导元良，不当以宦者为之；奸臣帖木迭儿罪应籍没，不当给回资产；廉访使王结素廉直，为御史挟私妄论，当申雪；处士吴炳、史约当召赴馆阁；内外官有文行者参政张升、八辰等当任以风宪。言皆切直，为时论所称。四年，迁户部员外郎。明年，进郎中。

天历元年，除佥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事。未几，改礼部郎中。明年，迁右司员外郎，改刑部侍郎，阶亚中大夫。俄又改中政院判官，内批进阶中大夫以奖之。至顺元年，复除江北淮东道廉访司副使。再迁吏部侍郎，命参议枢密院事。二年，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。未几，引疾归，卒于家，年五十二。

王思诚，字致道，兖州嵫阳人。天资过人，七岁从师授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即能成诵。兖后从汶阳曹元用游，学大进。登至治元年进士第，授管州判官。召为国子助教，改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寻迁应奉翰林文字，再转为待制。

至正元年，迁奉义大夫、国子司业。二年，拜监察御史。上疏言：“京畿去年秋不雨，冬无雪，方春首月，蝗生，黄河水溢。盖不雨者阳之亢，水涌者阴之盛也。尝闻一妇衔冤。三年大旱。往岁伯颜专擅威福，仇杀不辜。郯王之狱、燕铁木儿之宗党，死者不可胜数。非直一妇之冤而已。宜昭雪其罪，敕有司祷于百神，陈牲币，祭河伯，发卒塞之，被灾之家死者给葬，庶几可以召阴阳之和，消水旱之变。”

又言：“采金铁冶提举司设司狱，掌囚之应徒配者，钛趾以舂金矿，旧尝给衣与食。天历以来，因水坏金冶，罢之。啮草饮水死者三十余人，濒死者又数千人。夫罪不至死，乃拘囚至于饥死，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也。况州县俱无囚粮，轻重囚不决者多死狱中，吏妄报治病日月，用药次第。请定瘐死多寡罪，著为令。又至元十六年开坝河，设坝夫户八千三百七十有七，车户五千七十，出车三百九十两，船户九百五十，出船一百九十艘。坝夫累岁逃亡，十损四五，而运粮之数，十增八九，船止六十八艘，户止七百六十有一，车之存者二百六十七两，户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，昼夜奔驰，犹不能给坝夫户之存者一千八百三十有二。一夫日运四百余石，肩背成疮，僬悴如鬼，甚可哀也。河南、湖广等处打捕鹰房府打捕户尚玉等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五户，阿难答百姓刘德元等二千三百户，可以佥补，使劳佚相资。”

又言：“燕南、山东密迩京师，比岁饥馑，群盗纵横，巡尉、弓兵与提调捕盗官会邻境以讨之，贼南则会于北，贼西则会于东，及与贼遇，望风先遁。请立法严禁之。”

又言：“初开海道，置海仙海鹤哨船四十余艘往来警逻。今敝船十数，止于刘家港口以捕盗为名，实不出海，以致寇贼猖獗，宜即莱州洋等处分兵守之，不令泊船岛屿，禁镇民与梢水为婚，有能捕贼以船畀之，获贼首者赏以官。仍移江浙、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诸口，以诘海商还者，审非寇贼，始令泊船。下年粮船开洋之前，将士乘海仙鹤于二月终旬入海，庶几海道宁息。”朝廷多韪其议。

松州官吏诬构良民，以取赂，诉于台者四十人，选思诚鞫问。思诚密以他事入松州境，执监州以下二十三人，皆罪之。还至三河县，一囚诉不已，俾其党异处，使之言。囚曰：“贼同盗某芝麻，某追及刺之，几死。贼以是图复仇。今弓手欲满捕获之数，适

中贼计。其赃实某妻裙也。”思诚以裙示失主，主曰：“非吾物。”其党词屈，遂释之。丰润县一囚年最少，械击濒死，疑而问之，曰：“昏暮，三人投宿，约同行，未夜半，趣行至一冢，间见数人如有宿约者，疑之，众以为盗，告不从，协以白刃，驱之前至一民家，众皆入。独留户外，遂潜奔赴县，未及报而被收。”思诚正有司罪，少年犹免。

出佥河南山西道肃政廉访司事，行部武乡县，监县来迓。思诚私语吏属曰：“此必赃吏。”未几，果有诉于道侧者，问曰：“得无诉监县夺汝马乎？”其人曰然，监县抵罪。吏属问思诚先知之故，曰；“衣敝衣，乘骏马，非诈而何？”陕西行台言，欲凿黄河三闸，立水陆站以达于关陕，使思诚会陕西、河南省台官及郡县长吏视之，皆畏险阻欲以虚辞复命，思诚怒曰：“吾属自欺，何以责人？诸君少留，吾当身历其地。”众惶恐从之，沿河滩碛百有余里，礁石错出，路穷，舍骑徒行，藤葛以进，凡三十里，度不可行，乃止，作诗上之执政，议遂寝。

召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调秘书监丞。会国子监诸生因事哄于学，复命思诚为司业。思诚黜为首者五人。罚而降斋者七十人，勤者升，惰者黜。士习为之一变。超拜兵部侍郎，丁内忧。甫　　，朝廷行内外通调法，起思诚太中大夫、河间路总管。磁河决铁灯干，真定境也。召其长吏责之，尽夜督工，期月而塞。复外筑夹堤，使濒河民及弓手庐于上，以防盗决。南皮民濒御河种柳，输课于官，曰柳课一河决，柳尽没，官犹征课，子孙贫不能偿。思诚白其事于朝，罢之。景州广川镇，汉董仲舒故里也。河间尊福乡，长芟故里也，皆请建书院，设山长。召拜礼部尚书。

十二年，帝以民多失业，选名臣巡行劝课，以思诚巡河间及山东诸路。奏进二麦碗豆，帝嘉之，赐上尊二。召还，迁国子祭酒。俄复为礼部尚书，知贡举。迁集贤侍讲学士，兼国子祭酒。应诏言事：一曰置行省丞相，以专方面；二曰宽内郡征输，以固根本；三曰汰冗兵，以省粮运；四曰改禄秩，以养官廉；五曰罢行兵马司，以便诘捕；六曰复倚郭县，以正纪纲；七曰设常选，以起淹滞。其言多见施行。寻出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。辞以老病，不允。

十七年春，约巾陷商州，夺七盘，进据蓝田县。思诚移书于察罕帖木儿曰：“河南为京师之庭户，陕西实内郡之藩篱，两省相望，互为唇齿，陕西危则及于河南矣。”察罕帖木儿新复陕州，得书大喜，以轻骑五千倍道来援。贼败遁。己而河南总兵官诘思诚擅调，遣思诚亟请于朝。命察罕帖木儿专防关陕，仍便宜行事，诏从之。行枢密院掾史田甲受赂事觉，匿豫王邸，监察御史捕之急，并系其母。思诚曰：“古者罪之不孥，况

母乎！吾不忍以子而累其母。”令释之，不从，思诚因自劾不出。诸御史谒而谢之。初监察御史有封事，自中丞相以下惟署纸尾，莫敢问其由。思诚曰：“若是，则上下之分安在？”乃与御史约，凡上奏，必拆视其不可行者，以台印封置架阁库，后遂为例。

十七年，召拜国子祭酒。时卧疾，闻命即行，至朝邑，疾复作。十月卒，年六十七。思诚当官莅事，力矫诡随，故所至有名绩，时论以不为宰相惜之。

史臣曰：“张起岩诸人之奏议，事核而词直，切于当时之务，嘉谟嘉猷，庶几无愧。王结谓：除恶不可犹豫，恐生他变。使拜住用其言，岂有南坡之祸，呜呼！可谓知几君子矣。”